



麋鹿

刊头摄影：杨国美
题字：赵守阳

人间亲情

五月冷蒸香

◎汪树明

“五月冷蒸香，六月麦秸黄。”这是流传在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。

冷蒸，是我们的俗称，外地人多称冷蒸、冷嫩。

听老辈人说，冷蒸的由来与乾隆下江南有关。那年春荒，百姓饥肠辘辘，一位农妇将未成熟的麦穗蒸熟，搓去麦壳，献给微服私访的乾隆。乾隆尝后赞不绝口，冷蒸便成了苏北一带代代相传的时令美味。

小时候，每到青麦灌浆时节，庄户人就会采青做冷蒸，村庄里氤氲着馥郁的麦香。那场景简直就是“小满初过麦气凉，冷蒸香软满村尝”。

制作冷蒸上好的原料是元麦，故汪曾祺赞道“既有熟麦仁的清香，又有青麦味”，也有用大麦，如清代《邗江三百吟》中描绘的冷蒸制作：冷蒸，大麦初熟，磨

成小条，蒸之，名冷蒸，以其热蒸而冷食也。诗云：“四月初收大麦仁，箫声吹罢卖汤人。”

母亲做的冷蒸比别人家更胜一筹。她总是选择麦浆灌得充而麦粒还没变硬的元麦，磨出的冷蒸肉多皮少口感好。她割回一篮麦穗后，找来大柳匾，“哗”地将麦穗倒在里面，一阵乱棒之下，蓬松的麦穗被捶扁了，芒是芒，壳是壳，粒是粒。然后，母亲用手在上面轻轻抚几下，把芒和壳抓出，后又倒入簸箕。端起簸箕，抖动手腕，上下震颤几下，碎屑与芒粒跃起，飘向半空，留下饱满的麦粒。那些还裹着麦壳的，母亲用手反复揉搓后，又筛了几下，直到看不到麦壳麦屑子后，才放铁锅里炒。

炒麦粒的火候最是讲究，父亲更谙此道。父亲说，炒麦粒要用“文火”，草要用

“软草”。“软草”就是麦稷稻草。温和的火焰舔舐着锅底，母亲站在锅台前，抄起锅铲，翻动麦粒，沙沙声里，碧浪翻滚，不多时，水汽氤氲而起，麦香渐渐浓郁。炒了会，母亲铲起几粒放进嘴里尝尝，让父亲熄了火，把锅盖起来焖，再开锅时，那浓郁的麦香一下子飘到屋外。

炒熟的麦粒倒入磨眼，母亲站在前面掌磨，父亲在后面推杆，沉重的石磨在父母一拉一送间，缓缓转动，石齿相咬间，青碧色的细条如春蚕吐丝般簌簌而落，清甜的香气瞬间弥漫在整个院子里。我们孩子早已等不到揉团了，抓起如虫般的冷蒸条，就如燕子飞奔出去。

冷蒸“青翠如碧玉，入口甘美，齿颊留香”，不仅是孩童掌心的零食，更是餐桌上的一道难得的美食。父亲喜欢就着冷蒸喝两杯，母亲便割一把带着露水的

韭菜，洗净切碎，铁锅烧热，淋一勺菜籽油，啾啾声里，韭菜的辛香与冷蒸的清甜瞬间交融。撒一把细盐，淋几滴香醋，出锅时热气蒸腾，韭菜的鲜、冷蒸的糯、醋香的酸，让父亲筷子停不下来。那冷蒸炒鸡蛋更是色香味俱全。金黄的鸡蛋、乳白的冷蒸、翠绿的葱花，色彩斑斓，宛如一幅春日画卷。一口下去，既有鸡蛋的嫩滑，又有冷蒸的软糯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长大后离开家乡，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冷蒸了。

现在，我看到菜场里筐斗装着的冷蒸，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采麦穗的身影，耳边又响起石磨转动时的吱吱声，想起那碗带着体温的冷蒸，可母亲早已离去，唯有冷蒸的香气，永远萦绕在记忆深处，温暖着每一个思念的日子。

心香一瓣

一剪春韭香

◎谢建骅

在乡下，几乎家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。我家的菜园在老屋前，是母亲开垦的，原是一块空地，种了一辈子地的母亲，惜土如金，觉得空着怪可惜的，便拾掇成一块菜园，还种了一畦韭。

因母亲年龄大了，有些事情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我们一有时间会主动来帮她的忙，不过我们也乐意。家里有了这块菜园，还真好，要吃什么蔬菜，方便得很，随时小篮子一拎，到菜园里取。这样的蔬菜，绿色、新鲜。

菜园里的那块韭畦是我们最喜欢的，一年中，除了冬季，其他季节都能吃上新鲜的韭菜，尤其是春韭。春天的头茬韭菜最是鲜嫩多汁，因为春韭凝结了整个冬天的精华，在春雨的滋润下，亭亭玉立在寒气未消的早春。此时的韭菜口感好，香气浓，最宜食用，有“春菜第一美食”的美誉。

春韭到了该割的时候，我们的口福可不浅。每年春天，母亲都会割上春韭，做成各种美味菜肴给我们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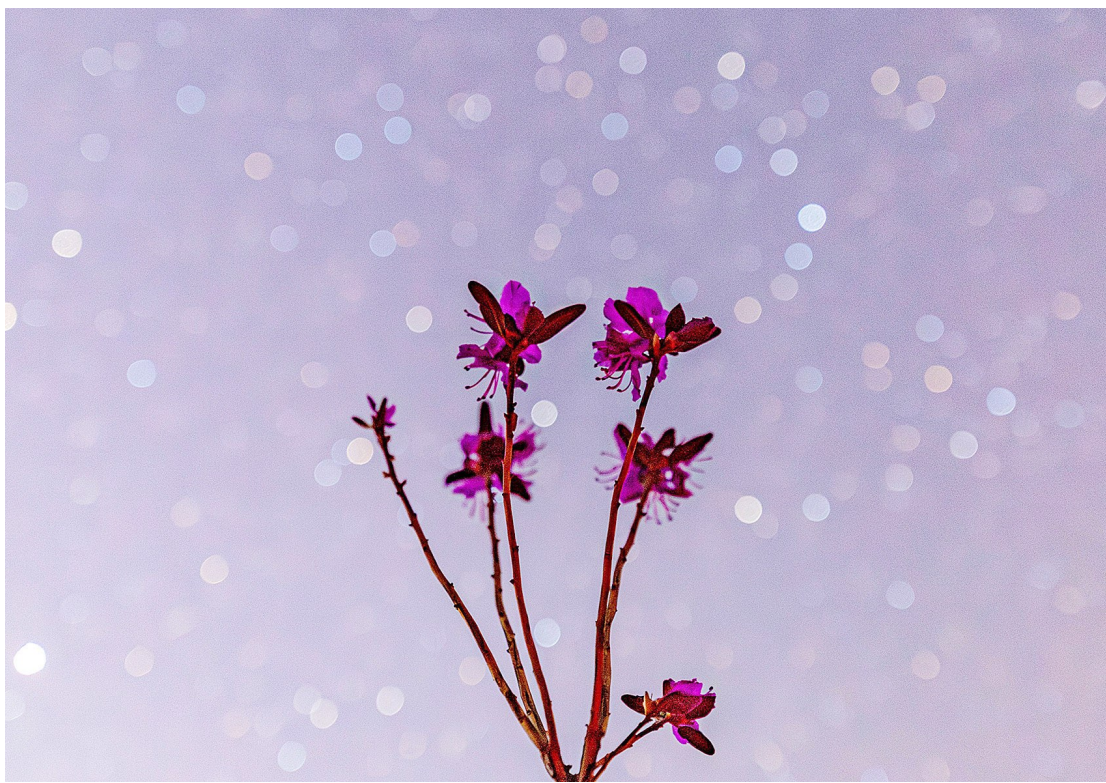
韭畦旁，母亲专门备有一把小刀或蚌壳，用于割韭菜。割韭菜，要像剃头师傅剃光头那样，紧贴地皮，割得平平整整，清清爽爽。割好以后，洗肥，再覆盖稻草灰。韭菜喜湿，需天天浇水，农谚说：“浇不死的韭菜，旱不死的葱。”没几天新韭就会从稻草灰里钻出绿脑袋，且越长越茂盛。

母亲割韭菜也有讲究。最适宜在清晨或早饭后割，这时的韭菜清新、水嫩。中午太阳把韭菜晒焉巴了，水分几乎全无，还有什么鲜味呢？杜甫诗曰：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”看来杜甫所说的夜雨后割春韭，真是绝妙时机。古谚云：“触露不掐菜，日中不剪韭”，李时珍也强调：“叶高三寸便剪，剪忌日中。”雨后放晴，清晨的春韭缀着晶莹的水珠，满含一汪柔情，那时割韭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。

母亲做的韭菜春卷特别好吃，口感好，酥脆鲜香，每年春天我们都指望母亲做春卷呢。母亲每次做韭菜春卷时，我们喜欢在一旁帮忙。她将割下的春韭拣好洗净切碎，拌在肉馅里，再放入葱姜之类的调料，取一春卷皮放上春韭馅料，然后卷起来，成圆筒状。等全部韭菜春卷包好后，将春卷放入加热油锅里，煎至金黄出锅。在一旁的我们，早已垂涎欲滴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母亲还将春韭焯水后凉拌、炒鸡蛋、包饺子、炒螺蛳肉等，每道菜都是爽口又爽心，我们很喜欢。

又是一年春韭绿，剪一把婀娜多姿、清新可人的春韭入馔，实在是不浅的口福。



霏霏花出雾 辉辉星映川

新华社发(陈志国摄)

生活素描

兄妹同城的幸福

◎王阿丽

年过半百，我随女儿迁居省城，也开启了和二哥一家同城生活的日子。

犹记得搬家那天，二嫂来到我们的租房，帮着一同打扫房间，他们手上提的、肩扛的，大到电风扇、电饭煲，小到拖鞋、抹布，简直是把小超市搬回了家。二哥告诉我，他们来时，顺便观察了我周围的环境，发现这儿四面环街，出行、购物很是方便。二嫂说：“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，就发微信或是打电话。”这给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吃了个定心丸。我把家门钥匙给二哥，对二嫂说：“跟哥哥进城就是好，以后也不用愁了。”

春季花开，二嫂二嫂一般会去在休息日带我们游玩，赏过梅花观海棠，再奔赴一场浪漫的樱花之约；在市井小巷品尝当地小吃时，二嫂二嫂对各类美食如数家珍；对于当地的博物馆、古城墙，二哥更是现场当起了解说员。夏季炎炎烈日，二嫂二嫂会约我们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在西安、西宁、兰州、重庆、新疆等地留下我们的欢声笑语。秋季稻菽飘香，我们一起去乡村田野，体验采摘的乐趣，仿佛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冬季蜡梅盛开，我们踏上归乡之路，父母的笑声融化了我们头发上的雪花。

生活中，难免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。那天早晨，我被蜈蚣咬伤手指，害怕得赶紧给二哥打电话，准备去高校授课的二哥抽不开身，二嫂连忙赶来陪我去医院治疗。中午，二嫂发来微信再三嘱咐注意事项，他们的陪伴和安慰，使我的紧张情绪缓解了许多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女儿外出，匆忙间把钥匙落在家中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去二哥家取钥匙。

我是个“消息通”，平时，城里一有“风吹草动”，我就会分享给二嫂，哪里新开了大型商场、哪部电影值得一看、哪里有读书分享会，二嫂有时间的话就会一同前往。有一次，城里举办“中外商品博览会”，我和二嫂“接头”后，在博览会逛了三个多小时，不仅品尝到特色小吃，还在异国用品中感受他们的风土人情。在巴基斯坦展区，我们被一张张精致的水雕桌椅吸引，二嫂说：“这家门口的出国体验真好！”

“在家吗？我做了好吃的，马上送过去！”这是我发给二嫂的微信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。而每到春节，二嫂他们也会送来各种美食。

六年时光转瞬即逝，在这兄妹同城生活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兄妹情愈发深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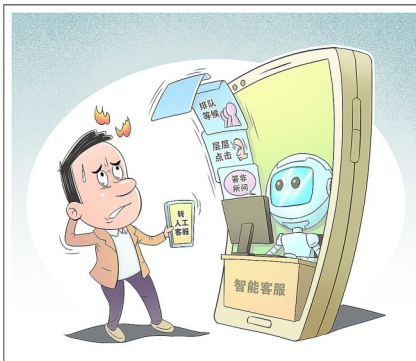
◎梁承读

菜”。素日里的萝卜粉条、炒韭菜，在记忆中都成了美味。

周末时光最是惬意。赖床到日上三竿，结伴逛阜城大街。回家路上买份烧饼夹油条，狼吞虎咽，那份香甜至今唇齿留香。周六下午课后，大家纷纷回家取米换衣。母亲总怕我在学校挨饿，必在行囊里塞满猪油罐、盐豆子和萝卜干。晚间的宿舍最是热闹，大家打来热水，交换带来的食物，说笑声能掀翻屋顶。

弹指一挥间，我高中毕业已五十八个春秋。重温那段风华正茂的岁月，想起那些老师和同学，心中依然激荡。也许只有经过岁月洗礼和人生积淀，才能更加体会到那些年代人们的坚韧和奋斗艰辛。而这些母校往事，犹如生命长河中的航标，永远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向前。

漫画



弯弯绕 新华社发

心灵深处

老人与家谱

◎张彩霞

家是我们的来处，族是我们的根源。

不少家族在清明前一个星期的周末举行祭祖活动，我参加了祁氏家族祭祖活动。焚香、供奉、祷告、鞠躬……长长的队伍，显示着子孙绵延。老人叙谈，小孩玩乐。

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对家族的观念比较淡薄，多数时候，在庸常中处理无尽的俗事，人到中年，上有老、下有小，既没有光宗耀祖，也没为老祖宗抹黑，努力地活着，足矣。

前几天，婆婆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我，你们忙的话，可来可不来！今天见我们一家三口到场，她特别高兴！声音是响亮的，笑声是爽朗的，仿佛这就是她的门面，在人前一站，这是我们的子孙！

老人们早就来了，聚在一起拉着手聊家常，午饭后又握着手说不尽叙旧话。他们只是单纯地为了跟大伙儿见面，各自身体健康便坦然，听闻哪位高龄长者生病不能出行，便落寞

不再言语。

下午，我回娘家看看父母。听说我刚祭祖回来，父亲找出了张氏家谱。我只是随意翻翻，挑剔地指出排版的小错误。其实，家谱要有一支拥有一定文化功底、有责任心、细心的团队几番校对后才能印刷成册。记得当年，父亲也一腔热血地投入家谱修订工作中。

父亲兴奋地指着谱上有他名字的一页，激动地告诉我：“彩霞，这是老老太爷，这是老太爷，这是大爹爹家，这是二爹爹一家的姓名。这是我，看！谱上有我两个女儿的名字，还有宝宝的姓名，对了，小二子的名字没登上去，那年他还没出生，等下次修谱时一定要添上去！”父亲的声调由低到高，踩着节奏。

母亲接着说：“彩霞，你看看这个家谱发言稿写得怎么样？”我一字一句仔细地读着，羞愧难当，这竟是父亲写的！父亲3岁失父，18岁失母，后来被族人送去参军。在没有AI的

年代，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他，竟能写出如此文章，并在家谱上留下几页。泪目中的我仿佛看到父亲当年在祭祖的高台之上，被推荐出来代表族人大声朗读的情形，我仿佛听到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。

我还看到了搜集资料的一些耄耋老人殚精竭虑、日夜操劳，在走访途中有人中暑，有人骑车掉进河里，有人摔折了腿，有人被家人埋怨……可是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，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修谱的心愿，他们到底图什么？

“现在的年轻人不清楚很多户的祖辈籍贯分支，这个担子还得老人挑起来。”这是长者的担当、家族延续的希望。

掩卷之余，若问：老人热衷于祭祖和修订家谱的意义在哪儿？是缅怀先人，后继有人！莫道纸灰飞作蝶，祖灵长佑桂枝芳。他年若问传灯处，槐荫深藏续谱人。

父亲，你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！

往事如烟

母校往事

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，越是久远的事情，越记得清晰。现在我会时常想起，当年在阜宁中学的求学经历。那些如烟往事一直萦绕心头，师生之情、同窗之谊，永远值得敬重和怀念。

一九六四年秋，我从乡下初中考入阜宁中学。学校位于阜城大街东首。跨入校门，一条百米长的路将学校一分为二：东侧高中部，西侧初中部，各三排青瓦教室相对而立。校园内唯一的二层小楼是综合办公楼，师生宿舍、办公室皆是清一色的灰瓦平房。

阜中岁月是我人生路上的转折点。那时的我，既渴求知识，又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期。于我而言，有幸得到那些老师的言传身教，成为我受用一生的精神食粮。

韩先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，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。高挺的鼻梁

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镜片后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。他讲课声音洪亮，抑扬顿挫间，将枯燥的文言文化作鲜活图景。记得讲解《岳阳楼记》时，他挥毫泼墨般地讲解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让我们仿佛看见洞庭湖的浩瀚气势，感受到古人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。

历史老师从老师被同学们尊称为“一老师”。这位女先生上课只需一支粉笔，却能将中外历史娓娓道来。她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情景至今清晰：从上课铃响到下课，滔滔不绝一堂课，教科书始终未翻一页。她描述汉唐盛世时舒展的眉宇，讲述甲午战争时眼中迸发的火光，让历史有了温度。

教立体几何的孔老师另有一绝。课余，他教我们唱《红梅赞》。如今我耳边仍时常响起他浑厚的男中音：“红岩上红

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。”化学老师顾老师的“反手板书”更是校园一景——他面向学生微笑，反手在黑板上写出的化学方程式却工整如印刷。

同窗情谊，质朴而深厚。记得王同学课间玩耍摔伤膝盖，几个男生轮流背他去医院。住院期间，韩老师不仅送去营养品，还在病床前为他补课。睡在上铺的同学特意从家里熬了骨头汤带给他，我们轮流值日送饭打水。这种纯粹的情谊，今日思之犹觉温暖。

从乡村到县城，处处是新奇。多数同学来自农村，住惯草房、吃惯杂粮的我们，对学校的瓦房宿舍、集体食堂倍感珍惜。国家困难时期，每月三至五元的助学金犹如雪中送炭。早餐是稀粥配自家腌制的萝卜干，午饭用铝饭盒蒸自家带来的米。周日那顿红烧肉，是我们翘首以盼的“甲